

# 中國

## 大众小说大系

### 近代卷

4

石玉昆〔三侠五义〕（节选） 文康

〔侠女奇缘〕（节选）

陈森〔品花宝鉴〕（节选） 俞达

〔青楼梦〕（节选）

魏子安〔花月痕〕（节选）

韩邦庆〔海上

花列传〕（节选） 唐芸洲〔七剑十

三侠〕（节选） 李

宝嘉〔官场现形记〕（节选） 吴沃尧

〔恨海〕〔立宪万

岁〕 刘鹗〔老残游记〕（节选）

曾朴〔孽海花〕（节选） 沈

惠余生〔邻女语〕

〔负曝闲谈〕（节选） 羽

衣女士〔东欧女豪杰〕 梁启超



张振钧 编注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090811

张振钧

I24  
<I:4>

编注

# 中国大众小说大系



20208028

徐州师院图书馆

近代卷4

# (晋)新登字 2 号

文学卷·1055

## 中国大众小说大系近代卷(4)

张振钧 编注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5.25 字数:379 千字

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 000 册

\*

ISBN 7-5378-1316-7  
I·1294 定价:15.50 元



## 编 委 会

顾问：吴祖缙

主编：吴宗蕙 林友光 周兆新

编委：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马振方 吴宗蕙 林友光

周兆新 张澄寰 张振钧

张秉正 席香妮 阎 纲



## 编辑说明

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由古及今十大卷，是中国大众小说的首次系列选本。

中国大众小说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描摹人情世态，真、善、美兼而有之，是中国小说中最富群众性、最有影响力的部分，源远流长。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展示出中国大众小说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。

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分古、近代（先秦——明清，第1—5卷）、现代（五四新文化运动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第6—7卷）、当代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——新时期，第8—9卷）和台湾、香港、澳门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——现在，第10卷）四部分，以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为主，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节选收入。

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所选作品，突出民族化、大众化，富有故事性、文学性，雅俗共赏，读者广泛。各卷注重选收名家名作，也选入部分有影响的新人新作。每位作家只选一篇作品，少数作家例外。

每篇作品前的作家作品简介，主要介绍作家生平、创作活动和创作特色。

为了便于读者阅读，古代、近代各卷的作品加有注释。注释广泛参考和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力求简明易懂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的小说与大

陆小说仍属同一母体。但由于社会制度、意识形态的不同，加之长期处于对峙或隔离状态，因而出现各具特色的文学流向。随着祖国和平统一的趋势和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，以及香港、澳门回归祖国进程的临近，台湾、香港、澳门的大众小说更加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，故设专卷编选。本卷所选，以描写大众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主，借以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的人民心态和社会风貌。

中国大众小说浩如烟海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编选工作恐难尽如人意，疏漏不妥之处，敬希读者批评指正。

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在编选过程中，得到北京大学、首都师范大学、中国社科院文研所、文化部、山西省新闻出版局、北岳文艺出版社与台湾、香港有关部门和部分作家、学者的支持帮助，谨此表示谢忱。

《中国大众小说大系》

编委会

1993. 7. 12

# 目 录

081	.....	吴天	1
113	.....	林 曾	1
128	.....	全余	1
193	.....	新文	1
<b>近 代 卷</b>			
218	.....	士之	1
<b>石玉昆</b>			
230	三侠五义 (节选) .....		1
<b>文 康</b>			
281	侠女奇缘 (节选) .....		37
<b>陈 森</b>			
311	品花宝鉴 (节选) .....		82
<b>俞 达</b>			
	青楼梦 (节选) .....		108
<b>魏秀云</b>			
	花月痕 (节选) .....		120
<b>韩邦庆</b>			
	海上花列传 (节选) .....		134
<b>唐芸洲</b>			
	七剑十三侠 (节选) .....		144
<b>李宝嘉</b>			
	官场现形记 (节选) .....		163

## 吴沃尧

恨海..... 180

## 刘 鹑

老残游记(节选)..... 248

## 曾 朴

孽海花(节选)..... 256

## 忧患余生

邻女语..... 264

## 蓬 园

负曝闲谈(节选)..... 345

## 岭南羽衣女士

东欧女豪杰..... 354

## 碧荷馆主人

黄金世界(节选)..... 433

## 杞忧子

苦学生..... 446

801..... (数字) 蔡封香

130..... (数字) 蔡封香

131..... (数字) 蔡封香

131..... (数字) 蔡封香

801..... (数字) 蔡封香



## 石玉昆

生卒年不详，字振之，祖籍天津，清末北京说唱艺人。他的说唱底本原名《龙图公案》，后人改成章回小说《龙图耳目》，问竹主人又编订润饰，更名为《忠烈侠义传》，又称《三侠五义》。全书凡120回，围绕清官和侠客除暴安良的斗争，揭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，暴露贪官污吏的横行霸道，反映人民的悲惨生活及向往清平、铲除不公的理想和愿望。这里选“五鼠闹东京”一节。

### 三侠五义（节选）

#### 第四十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

且说陷空岛卢家庄那钻天鼠卢方，自从白玉堂离庄，算来将有两月，未见回来，又无音信，甚是放心不下。每日里唉声叹气，坐卧不安，连饮食俱各减了。虽有韩、徐、蒋三人劝慰，无奈卢方实心忠厚，再也解释不开。

一日，兄弟四人同聚于待客厅上。卢方道：“自我兄弟结拜以来，朝夕相聚，何等快乐。偏是五弟少年心性，好事逞强，务必

要与什么‘御猫’<sup>①</sup>较量。至今去了两月有余，未见回来，劣兄好生放心不下。”四爷蒋平道：“五弟未免过于心高气傲，而且不服人劝。小弟前次略略说了几句，险些儿与我反目。据我看来，惟恐五弟将来要从这上头受害呢！”徐庆道：“四弟再休提起。那日要不是你说他，他如何会私自赌气走了呢？全是你多嘴的不好。哪有你三哥也不会说话，也不劝他的好呢！”

卢方见徐庆抱怨蒋平，惟恐他二人分争起来，便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别的暂且不必提了。只是五弟此去倘有疏虞<sup>②</sup>，那时怎了？劣兄意欲亲赴东京寻找寻找，不知众位贤弟以为如何？”蒋平道：“此事又何必大哥前往。既是小弟多言，他赌气去了，莫若小弟去寻他回来就是了。”韩彰道：“四弟是断然去不得的。”蒋平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韩彰道：“五弟这一去必要与姓展的分个上下，倘若得了上风，那还罢了；他若拜了下风，再想起你的前言，如何还肯回来！你是断去不得的。”徐庆接言道：“待小弟前去如何？”卢方听了，却不言语，知道徐庆为人粗鲁，是个浑愣，他这一去，不但不能找回五弟，巧咧，倒要闹出事来。韩彰见卢方不语，心中早已明白了，便道：“三弟要去，待劣兄与你同去如何？”卢方听韩彰要与徐庆同去，方答应道：“若得二弟同去，劣兄稍觉放心。”蒋平道：“此事因我起见。如何二哥三哥辛苦，小弟例安逸呢？莫若小弟也同去走一遭如何？”卢方也不等韩彰徐庆说，便答应道：“若是四弟同去，劣兄更觉放心。明日就与三位贤弟饯行便了。”

忽见庄丁进来禀道：“外面有凤阳府柳家庄柳员外求见。”卢方听了，便问道：“此系何人？”蒋平道：“弟知此人，他乃金头太岁甘豹的徒弟，姓柳名青，绰号白面判官。不知他来此为着何事？”卢方道：“三位贤弟且先回避，待劣兄见他，看是如何。”吩咐庄

①御猫，即南侠展昭。②疏虞，疏忽，意外。

丁：“快请。”卢方也就迎了出去。

柳青同了庄丁进来，见他身量却不高大，衣服甚是鲜明，白馥馥一张面皮，暗含着恶态，叠暴着环睛，明露着鬼计多端。彼此相见，各通姓名。卢方便执手，让至待客厅上，就座献茶。卢爷便问道：“久仰芳名，未能奉谒。今蒙降临，有屈台驾。不知有何见教？敢乞明示。”柳青道：“小弟此来不为别事。只因仰慕卢兄行侠尚义，故此斗胆前来，殊觉冒昧，大约说出此事，决不见责。只因敝处太守孙珍乃兵马司孙荣之子，却是太师庞吉之外孙。此人淫欲贪婪，剥削民脂，造恶多端，概难尽述。刻下为与庞吉庆寿，他备得松景八盆，其中暗藏黄金千两，以为趋奉献媚之资。小弟打听得真实，意欲将此金劫下。非是小弟贪爱此金，因敝处连年荒旱，即以此金变了价，买粮米赈济，以抒民困。奈弟独力难成，故此不辞跋涉，仰望卢兄帮助是幸！”卢方听了，便道：“弟蜗居山庄，原是本分人家。虽有微名，并非要结而得。至行劫窃取之事，更不是我卢方所为。足下此来，竟自徒劳。本欲款留盘桓几日，惟恐有误足下正事，反为不美。莫若足下早早另为打算。”说罢，一执手道：“请了。”柳青听卢方之言，只气的满面通红，把个白面判官竟成了红面判官了。暗道：“真乃闻名不如见面，原来卢方是这等人！如此看来，义在哪里？我柳青来的不是路了。”站起身来，也说一个“请”字，头也不回，竟出门去了。

谁知庄门却是两个相连，只见那边庄门出来了一个庄丁，迎头拦住道：“柳员外暂停贵步，我们三位员外到了。”柳青回头一看，只见三个人自那边过来。仔细留神，见三个人高矮不等，胖瘦不一，各具一种豪侠气概。柳青只得止步，问道：“你家大员外既已拒绝于我，三位又系何人？请言其详。”蒋平向前道：“柳兄不认得小弟了么？小弟蒋平。”指着二爷三爷道：“此是我二哥韩彰，此是我三哥徐庆。”柳青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！失敬，失敬！请

了。”说罢，回身就走。

蒋平赶上前，说道：“柳兄不要如此。方才之事弟等皆知。非是俺大哥见义不为，只因这些日子心绪不定，无暇及此，诚非有意拒绝尊兄，望乞海涵。弟等情愿替大哥陪罪。”说罢，就是一揖。柳青见蒋平和容悦色，殷勤劝慰，只得止步转身，道：“小弟原是仰慕众兄的义气干云<sup>①</sup>，故不辞跋涉而来；不料令兄竟如此固执，使小弟好生的惭愧。”二弟韩彰道：“实是大兄长心中有事，言语梗直，多有得罪。柳兄不要介怀。弟等请柳兄在这边一叙。”徐庆道：“有话不必在此叙谈，咱们且到那边再说不迟。”柳青只得转步。

进了那边庄门，也有五间客厅。韩爷将柳青让至上面，三人陪坐，庄丁献茶。蒋平又问了一番凤阳太守贪赃受贿，剥削民膏的过恶，又问：“柳兄既有此举，但不知用何计策？”柳青道：“弟有师傅的蒙汉药断魂香。到了临期，只须如此如此，便可成功。”蒋爷韩爷点了点头，惟有徐爷鼓掌大笑，连说：“好计，好计！”大家欢喜。

蒋爷又对徐、韩二位道：“二位哥哥在此陪着柳兄，小弟还要到大哥那边一看。此事须要瞒着大哥。如今你我俱在这边，惟恐工夫大了，大哥又要烦闷。莫若小弟去到那里，只说二哥三哥在这里打点行装。小弟在那里陪着大哥，二位兄长在此陪着柳兄，庶乎两便。”韩爷道：“四弟所言甚是。你就过那边去罢。”徐庆道：“还是四弟有算计。快去，快去。”蒋爷别了柳青，与卢方解闷去了。

这里柳青便问道：“卢兄为着何事烦恼？”韩爷道：“噯！说起此事来，全是五弟任性胡为。”柳青道：“可是呀！方才卢兄提白

<sup>①</sup>干云，直冲云霄。

五兄进京去了，不知为着何事？”韩彰道：“听得东京有个号称御猫姓展的，是老五气他不过，特特前去会他。不想两月有余，毫无信息。因此大哥又是思念，又是着急。”柳青听至此，叹道：“原来卢兄特为五弟不耐烦。这样爱友的朋友，小弟几乎错怪了。然而大哥与其徒思无益，何不前去找寻呢？”徐庆道：“何尝不是呢！原是俺要去找老五，偏偏的二哥四弟要与俺同去。若非他二人耽搁，此时俺也走了五、六十里路了。”韩爷道：“虽则耽延程途，幸喜柳兄前来，明日正好同往。一来为寻五弟，二来又可暗办此事，岂不是两全其美么？”柳青道：“既如此，二位兄长就打点行装，小弟在前途恭候，省得卢兄看见，又要生疑。”韩爷道：“到此焉有不待酒饭之理？”柳青笑道：“你我非酒肉朋友，吃喝是小事，还是在前途恭候的为是。”说罢，立起身来。韩爷、徐庆也不强留，定准了时刻地方，执手告别。

韩、徐二人送了柳青去后，也到这边来，见了卢方，却不提柳青之事。到了次日，卢方预备了送行的酒席。弟兄四人吃喝已毕，卢方又嘱咐了许多的言语，方将三人送出庄门，亲看他们去了，立了多时，才转身回去。他三人趑步向前，竟赴柳青的约会去了。

他等只顾劫取孙珍的寿礼，未免耽延时日，不想白玉堂此时在东京闹下出类拔萃的乱子来了。自从开封府夤夜<sup>①</sup>与南侠比试之后，悄悄回到旅店，暗暗思忖道：“我看姓展的本领果然不差。当初我在苗家集曾遇夜行之人，至今耿耿在心。今见他步法形景，颇似当初所见之人，莫非苗家集遇见的就是此人？若真是他，倒是我意中朋友。再者南侠称猫之号，原不是他出于本心，乃是圣上所赐。圣上只知他的技艺巧于猫，如何能够知道锦毛鼠的本领

<sup>①</sup>夤夜，深夜。



呢！我既到了东京，何不到皇宫内走走？倘有机缘，略略施展施展，一来使当今知道我白玉堂；二来也显显我们陷空岛的人物；三来我做的事，圣上知道，必交开封府。既交到开封府，再没有不叫南侠出头的。那时我再设个计策，将他诬入陷空岛奚落他一场，是猫儿捕了耗子，还是耗子咬了猫？纵然罪犯天条，斧钺加身，也不枉我白玉堂虚生一世。哪怕从此倾生，也可以名传天下。但只一件，我在店中存身不大稳便，待我明日找个很好的去处隐了身体，那时叫他们望风捕影，也知道姓白的利害。”他既横了心，立下此志，就不顾什么纪律了。

单说内苑万代寿山有总管姓郭名安，他乃郭槐之侄。自从郭槐遭诛之后，他也不想所做之事，该刷不该刷，他却自具一偏之见，每每暗想道：“当初咱叔叔谋害储君，偏偏的被陈林救出，以致久后事犯被戮。细细想来，全是陈林之过，必是有意与郭门作对。再者，当初我叔叔是都堂，他是总管，尚且被他治倒，置之死地；何况如今他是都堂，我是总管，倘或想起前仇，咱家如何逃出他的手心里呢？以大压小，更是容易。怎么想个法子，将他害了，一来与叔叔报仇，二来也免得每日担心。”

一日晚间，正然思想，只见小太监何常喜端着茶来，双手捧至郭安面前。郭安接茶慢饮。这何太监年纪不过十五、六岁，极其伶俐，郭安素来最喜欢他。他见郭安默默不语，若有所思，便知必有心事，又不敢问，只得搭讪着说道：“前日雨前茶，你老人家喝着没味儿。今日奴婢特向都堂那里，合伙伴们寻一瓶上用的龙井茶来，给你老人家泡了一小壶儿。你老人家喝着这个如何？”郭安道：“也还罢了。只是以后你倒要少往都堂那边去。他那里黑心人多，你小孩子家懂的什么！万一叫他们害了，岂不白白把个小命送了么？”

何常喜听了，暗暗展转道：“听他之言，话内有因。他别与都

堂有什么拉拢<sup>①</sup>罢？我何不就棍打腿探探呢！”便道：“敢则是这末着吗？若不是你老人家教导，奴婢哪里知道呢！但只一件，他们是上司衙门，往往的捏个短儿，拿个错儿，你老人家还担的起，若是奴婢，哪里搁的住呢！一来年轻，二来又不懂事，时常去到那里，叔叔长，大爷短，合他们鬼混，明是讨他们好儿，暗里却是打听他们的事情。就是他们安着坏心，也不过仗着都堂的威势欺人罢了。”郭安听了，猛然心内一动，便道：“你常去，可听见他们有什么事没有呢？”何常喜道：“却倒没有听见什么事。就是昨日奴婢寻茶去，见他们拿着一匣人参，说是圣上赏都堂的。因为都堂有了年纪，神虚气喘，咳声不止，未免是当初操劳太过，如今百病趁虚而入。因此赏参，要加上别的药味，配什么药酒，每日早晚喝些，最是消除百病，益寿延年。”郭安闻听，不觉发恨道：“他还要益寿延年！恨不能他立刻倾生，方消我心头之恨。”

不知郭安怎生谋害陈林，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一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

且说何太监听了一怔，说：“奴婢瞧都堂为人行事，却是极好的，而且待你老人家不错，怎么这样恨他呢？想来都堂是他跟的人不好，把你老人家闹寒了心咧！”郭安道：“你小人家不懂圣人的道理。圣人说：‘父母之仇不共戴天。’他害了我的叔叔，就如父母一般，我若不报此仇，岂不被人耻笑呢？我久怀此心，未得其便。如今他既用人参作酒，这是天赐其便。”何太监暗暗想道：“敢则与都堂原有仇隙？怨不得他每每的如有所思呢！但不知如何

<sup>①</sup>拉拢，犹瓜葛。

害法？我且问明白了，再作道理。”便道：“他用人参，乃是补气养神的，你老人家怎么倒说天赐其便呢？”

郭安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我待你如何？”常喜道：“你老人家是最疼爱我的，真是吃虱子落不下大腿，不亚如父子一般，谁不知道呢！”郭安道：“既如此，我这一宗事也不瞒你。你若能帮着我办成了，我便另眼看待于你。咱们就认为义父子，你心下如何呢？”何太监听了，暗忖道：“我若不应允，必与别人商议。那时不但我不能知道，反叫他记了我的仇了。”便连忙跪下，道：“你老人家若不憎嫌，儿子与爹爹磕头。”

郭安见他如此，真是乐的了不得，连忙扶起来，道：“好孩子，真令人可疼！往后必要提拔于你。只是此事须要严密，千万不可泄漏。”何太监道：“那是自然，何用你老人家嘱咐呢！但不知用儿子作什么？”郭安道：“我有个漫毒散的方子，也是当初老太爷在日，与尤奶奶商议的，没有用着。我却记下这个方子。此乃最忌的是人参。若吃此药，误用人参，犹如火上浇油，不出七天，必要命尽无常。这都是‘八反’<sup>①</sup>里头的。如今将此药放在酒里请他来吃。他若吃了，回去再一喝人参酒，毒气相攻，虽然不能七日身亡，大约他有年纪的人了，也就不能多延时日，又不露痕迹，你说好不好？”何太监说：“此事却用儿子做什么呢？”郭安道：“你小人家又不明白了。你想想，跟都堂的那一个不是鬼灵精儿似的？若请他吃酒，用两壶斟酒，将来有个好歹，他们必疑惑是酒里有了毒了，那还了得么？如今只用一把壶斟酒，这就用着你了。”何太监道：“一个壶里，怎么能装两样酒呢？这可闷杀人咧！”郭安道：“原是呀，为什么非得用你呢？你进屋里去，在博古阁子上，把那把洋鍱填金的银酒壶拿来。”

①八反，中药学中有“八反”、“十九畏”之说，专讲某种药与某种药不能合用。

何常喜果然拿来，在灯下一看，见此壶比平常酒壶略粗些，底儿上却有两个窟窿，打开盖一瞧，见里面中间却有一层隔膜圆桶儿；看了半天，却不明白。郭安道：“你瞧不明白，我告诉你罢。这是人家送我的玩意儿。若要灌人的酒，叫他醉了，就用着这个了。此壶名叫‘转心壶’，待我试给你看。”将方才喝的茶还有半碗，揭开盖，灌入左边；又叫常喜舀了半碗凉水，顺着右边灌入，将盖盖好，递与何常喜，叫他斟。常喜接过，斟了半天，也斟不出来。郭安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傻孩子，你拿来罢，别呕我了。待我斟给你看。”常喜递过壶去。郭安接来，道：“我先斟一杯水。”将壶一低，果然斟出水来。又道：“我再斟一杯茶。”将壶一低，果然斟出茶来。

常喜看了纳闷，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好老爷子，你老细细告诉孩儿罢。”郭安笑道：“你执着壶靶，用手托住壶底。要斟左边，你将右边窟窿堵住；要斟右边，将左边窟窿堵住；再没有斟不出来的。千万要记明白了。你可知道了？”何太监道：“话虽如此说，难道这壶嘴儿他也不过味么？”郭安道：“灯下难瞧。你明日细细看来，这壶嘴里面也是有隔舌的，不过灯下斟酒，再也看不出来的。不然，如何人家能不犯疑呢？一个壶里吃酒还有两样么？哪里知道真是两样呢！这也是能人巧制，想出这蹊跷法子来。且不要说这些，我就写个帖儿，你此时就请去。明日是十五，约他在此赏月。他若果来，你可抱定酒壶，千万记了左右窟窿，好歹别斟错了，那可不是玩的。”何常喜答应，拿了帖子，便奔都堂这边来了。

刚过太湖石畔，只见柳阴中蓦然出来一人，手中钢刀一晃，光华夺目。又听那人说道：“你要嚷，就是一刀。”何常喜吓的哆嗦作一团。那人悄悄道：“俺将你捆绑好了，放在太湖石畔柳树之下。若明日将你交到三法司或开封府，你可要直言申诉；倘若隐瞒，我